

莽原魔豹（上）

第一章

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怎么所有的飞禽走兽，纷纷往北窜飞？

张家全站在山腰的矮林前，困惑地向西麓眺望，居高临下，俯瞰小漳河河谷一带，无缘无故地感到心神不宁。

也许，是飞禽走兽的北避，引起他某些联想吧！

当然，这种联想决不会是好的联想。

在记忆中，自懂人事以来，他所经历的、所看到的，似乎除了死亡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了。

天灾、人祸。

饥荒、瘟疫、刀兵、流血……

除了死亡，还是死亡，死亡。

潞安府、沁州，短短的廿年中，人口从一百廿万，减至目前的廿三万，这是说五个人中死掉了四个，其中还不包括出生的人。

他就是在战乱中出生的，十八年来，他始终在死亡中挣扎。

正式换朝换代，还不足四年。

流寇、太行山贼，把这一带搞得烟消火灭，前后廿几年，他就是在血流成河中长大的。

然后，是金虏的铁骑光临。

然后，金虏被称为满州。

然后，又称为大清朝。

结果，他的脑袋前半部披剃光，后半部头发编成一条小猪尾巴，而且发根剃掉一寸宽的边。

他不敢不剃不留，因为山西巡抚大人申朝纪，所公布的皇榜，高悬在州衙的公布栏内，写得明明白白：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。

在南方，剃发令晚颁了十几年。

他当然要留头，只好不留前半部腊袋的头发。

以往，大男人谁肯花时间去结辫子？

但现在头发只有一半，要是不结辫子，那像什么？

顺民，就是这个鬼样子。

说顺民，是不正确的；正确的说，是奴才。

大清皇朝自皇帝以下，都只有一种人：奴才。大官们是大奴才，小官们是小奴才，全是奴才，只有一个主子。

他一身猎装，手中有弓，腰间有猎刀。从八岁起，他就在太行山数千里山区狩猎，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度过。

家，那只是十余间破败的古老房屋，除了他之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。

他的母亲，是他在九年前，他老爹披征入潞王府当差后一年，派到太原一带打仗时去世的。

那一年，他正好十岁。

十余间破败的房舍，只有他一个十岁的小孩。

人，都死光了。

天下太平了，州城西隅的兴文街张宅，就剩下他一个人，因此，他更少回家了。

张家的东面不远处，是原来的州学舍，目前除了断瓦秃垣，已经看不见一栋像样的房屋整条兴文街，真正完好的房屋，不会超过十家。虽则太平已经三四年，仍然是满目疮痍南方仍在打仗，这里，官兵民壮不时向土匪强盗出动围剿。

一般说来，大事不生，小事不断，太平的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。

庄稼收成好，市面正以快速的脚步复苏。

顺民的日子还满好过的，只要不造反，不叫什么勤王、不高呼大明皇朝万岁，就可以活得愉快。

他看过满州人、蒙古人，不怎么样嘛，还不是一样的面孔？和他一样，一个鬼样子，实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。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话他听不懂。

山下，是至太原府的官道。

官道沿小漳河河谷上行，在六月盛暑的炎阳下，平时车马往来不绝，商旅往来络绎于途是了，这条官道不对劲。

前后十里地，鬼影俱无，没有车，没有马，甚至没有一个步行的旅客。

怎么一同事？

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，怎么官道上竟缱鬼影俱无？当然不对劲。

“我得下去看看。”他向自己说。

挟了弓，他分枝拨叶向下走。

这里群山起伏，往南卅余里是州城。

沁州是直隶州，直隶太原府。下面这条河叫小漳河，也叫西漳或浊漳，发源在北面数里的滑山。

这是说，官道过了滑山西麓，便离开小漳河谷了。

滑山东麓还有另一条河，甲河。

小漳河流经州城西面两里地，也叫铜河。

滑山一带，飞禽走兽特别多，有豹、有熊、也有虎。兵荒马乱数十年，人都快死光了，飞禽走兽真是满坑满谷。

所以，他成了业余的猎户，日子相当好过，他的猎猛兽技巧，在方圆千里内找不出第二固。

他老爹张昆山，廿年前景武林的悍将，江湖亡命的代表性人物，绰号叫四海潜龙。流寇的第一号悍将飞天虎傅群，兵败郑州带了十六名悍贼，在卫辉府拦路抢劫，不幸虎劫龙自取灭亡，十七名巨寇片刻间横方圆三丈地。

闾王李自成，曾经出赏格黄金千两购买他的头。

四海潜龙成家之后，返回老家沁州，从此有了妻儿、有了家累，也从此任人宰割，先是成为民壮的小队长，然后被编入潞王府的亲卫军。

当然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四海潜龙。兵赴太原之后，太原不久沦陷，他从此失了踪，是否已经阵亡，谁也不知道。

总之，四海潜龙曾经在国破家亡时，确曾为大明皇朝尽了一分心力。

天下太平了，虽然南方仍在打仗，大明皇朝仍在孤臣孽子手中撑持，北方的确正大踏步向太平盛世迈进。

可是，十年来，张宅的老主人四海潜龙，依然音讯全无。

这也就是张家全不肯离开故乡的原因，他眼巴巴地等候老父归来团聚。

十年的数千里狩猎生涯，他也从儿童成长成青年。

茹毛饮血，出生入死，他不但体格健壮得像一头成长的豹，性情也像豹，甚至也具有豹的嗜血性。

降下一道山梁，他突然向草丛中一钻，形影俱消。

这就是豹，发现猎物或劲敌时，悄然隐伏待机，与猛虎大吼大叫的特性完全不同。

三个育衣人，正悄然潜行，越过前面的树林，悄然登上可俯瞰五皇外山脚下的官道，在山脊潜伏在草中，向下面指指点点，低声商量。

两男一女，两个中年男人不是顺民，没剃头，梳了道士髻。

假使披官兵或捕快捉佐，砍下脑袋，发髻正好用手提，提到州衙可以领到十两银子赏金天下太平了，人口少，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麦子。

这就是一条命的价码：十石麦子。

女的穿紧身骑装，青布包头，仍是官府所谓的“汉装”（严禁说明装）。

汉人（不许说明人）实在也很可爱的，不知是那一位仁兄自我解嘲，说汉人做顺民的条件是：生降死不降、男降女不降。因此，死了以后，入棺可以穿明代衣冠，墓碑也沿袭旧制云云。

女不降，也是迫于现实。

把汉家女人强迫穿旗装放天足，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。要叫一个女人放天足丢掉裹脚布，她宁可去跳河。

女人如果都死了，男人岂不都去拿刀枪拼命？

四海潜龙如果不是有了妻儿，恐怕至今仍是做啸天下的亡命。

这位女的相当健美，身材高挑，眉目如画。

天气热穿得少，骑装紧身更显得玲珑剔透，该高的高，该窄的窄。总之，这是一位年近双十，成熟健美的可爱女郎。

至于她腰带上插着的宝剑，和腰间的沉甸甸百宝囊，可就不怎么可爱了，那是可怕的杀人家伙。

两个中年人相貌堂堂，一双虎目冷电森森锐利极了，一佩刀一挂剑，全身绽发出强悍、冷酷、机警等等慑人的气息。

“真不妙。”那位佩刀的中年人说：“戒严，不是好兆头，可能走漏了风声，要不就是咱们有了内奸，披奸细出卖了，不然怎会戒严封市？”

“不可能，周叔。”骑装女郎语气中充满自信：“咱们本来就没有几个人，在太原潜伏的河东三杰绝对可以信任，沿途传讯的太行三仙更是铁血男儿……”“可别忘了，他们本来是太行山最凶残的悍匪首领。”挂剑的中年人苦笑：“把虎豹的斑毛刮掉，仍然是虎豹。”

他们放下屠刀不过五六年，扮成玄门弟子便称起仙来愚弄人，只要有人给他们重赏，要他们去挖他老爹的坟，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拿起锄头来干。扬姑娘，你找来的这些所谓忠义铁血之士，还真是些人才。”

“吴叔，晚辈已走投无路，怎办？”骑装女郎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能找得到的人，就是那么几个。”

要不是河东三杰肯仗义代为找人，晚辈恐怕连一个人都找不到呢！有些人听说要抢救的人是家姐，一个个变色而走……”

“这就叫树倒砬塌散。”周叔摇摇头：“怪也该怪令姐不该攀龙附凤嫁给龙子龙孙，怪也该怪朱家皇朝的贵胄们太争气了。”

令姐夫山阴王在蒲州，老实说，真心真意同情他的人，就没有几个。

算了吧！不提这些，规在这条路上戒严，官兵都睬在各处蔽地理戒备，显然已走漏了消息，你打算怎辨？”

“周叔，晚辈已六神无主。”

“那……依我看，还是暂且放弃在这条路上抢救的计画，到前途去候机。此至京师迢迢数千里，下手的地方多着呢。”

“周兄，夜长梦多。”吴叔断然反对：“多拖一天，多一分凶险，对方戒备也就日益森严，绝对不能拖。”

“吴兄，你的意思……”“必须在弥州以北动手。”吴叔沉声说：“潞州府城有满狗一位参领兼城守卫，有一千五百名八旗兵，很可能派一两个佐领率兵马护送南下，咱们那有机会抢救？所以，势在必行“好吧！咱们等河东三鲢赶来，再商议行止。杨姑娘，这就前往会合处，先前往看看天色。”

“好的。”杨姑娘向北面丛山一指：“越过前面的峰腰，山脚下有条小溪就是会合处。”

“不走大道，你认识方向知道怎么走吗？”

“以这座山为指标，大概错不了。”

三人掩起身形，绕山而走。

张家全隐身在廿步外的树林内，他耳力极为锐敏，三人的话虽则声音甚低，但他听了个字字入耳，心中一动，决定看看究竟。

原来是戒严，有官兵藏在山林内，难怪走兽飞禽纷纷离去。

小溪就是甲河的源头，向东流。一山两河源，一向东一向西流，复在三百里外会合，同是漳河的支流。

山谷中小溪会合口，溪旁搭建了一座猎人度宿的小茅屋，屋前站着一位满脸横肉，穿道装的中年道人。

道人背负七星剑，手中有拂尘，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，远远地目迎向下降的周叔三男女，鹰目中有阴森的笑意。

“飞云道长怎么来了？”急急奔到的周叔颇感不悦：“官道戒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平常事，周施主。”飞云老道阴笑：“你要知道，这次山西地区朱家诸王孙进京朝圣，是极为重大的事。

山西巡抚申狗官重责在身，为免沿途发生意外，戒严颇为正常。要知道这些王孙学家进京，库藏与眷口一同动身，施主可知道有多少人，打库藏的主意？再说，山西的民众，对这些混帐王孙可说恨之入骨，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变故？

诸位请进屋里歇息，贫道当将沿途所获的消息，与诸位参详，也可让杨姑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。”

吴叔突然一拉周叔的手膀，炯炯虎目狠盯着虚掩的柴门，警觉地将剑挪至趁手处。

“飞云道长，你一个人来的？”吴叔冷然问。

“怎么啦？”飞云老道狞笑问。

“屋子里。”吴叔向柴房一指。

“江南剑客吴剑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飞云老道闪在一旁：“老江湖见微知着，佩服佩服。呵呵！屋子里有几位施主，诸位当不至于陌生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周叔沉声问，已看出警兆。

“诸位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扬姑娘脸上涌规惊讶的神色，举步向柴门走去。

“且慢！”江南剑客伸手虚拦：“去不得，退！”

屋内突然传出三声金铃响，柴门自启。

江南剑客大吃一惊，拉了杨姑娘急退。

“慑魂谷慑魂仙姬蔡红妨的慑魂金铃。”他脸上有恐惧的神情：“这妖道出卖了我们，杨姑娘，快退……”柴门闩处，出来了两名一身桃色衣裙的少女，佩剑挂囊清丽出尘，一看便知是侍女。

“走不掉了，吴兄，来不及啦！”周兄的刀按上了刀靶：“咱们只有两条路可走，听她们摆布，或者全力生死一拼。”

又出来了两名相同打扮，相同装束的侍女。

香风入鼻，红影入目。

随后出来的火红色红劲装女郎，红得像一团火，长得也像一团火，成熟女人的体态极为撩人，可惜劲装却带来刚强与威严，令人不敢亵渎，不敢想入非非。

“周三爷不愧称江湖怪杰八方刀，对江湖情势了解得相当清楚，知道走也走不掉。”红衣女郎微笑着说，笑容极为动人：“其实，慑魂谷的人并非洪水猛兽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本姑娘也讲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蔡姑娘，你们……”杨姑娘惶然叫。

“扬姑娘，你不要怕。其实，本谷的人前来，与你抢救令姐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害。”慑魂仙姬的确没有敌对的神情流露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这次进京受改封的王孙，共有五位王爷与两名管理，五座王府的库藏，也一同搬运进京。

三位道长已经答应与本谷合作，一方面救令姐，一方面要取库藏的百万金珠宝玩。杨姑娘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这……我不但不反对，还得谢谢你们。”扬姑娘戒心尽除，感激地说。

“不过，有意夺取库藏的人，不只本谷这一批。据本姑娘所知，不下五批之多，其中有五行堡冯家、一别庄沈家。

所以，我希望你江南剑客吴剑虹大侠、八方刀周方大侠，与及由姑娘你直接合作的河东三杰，与本谷的人采联合行动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“我的天，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都一窝蜂赶来发国难财！”江南剑客叫苦不迭：“你说，我们有选择吗？”

“恐怕没有了。”慑魂仙姬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们都是有基业的人，不怕满人报复？”

“你说过，这是发国难财，发国难财必须把握时机。目前他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打天下，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故分心，正是大好良机，一旦天下太平，机会就永不会来了。所以，这件事让本谷来耽心吧！”

“在下无需耽心。”江南剑客苦笑：“反正吴某孤家寡人一个，国破家亡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谁知道那一天丢头送命？”

“你阁下如果不肯合作，就会立即丢头送命。”慑魂仙姬语气充满威胁。

“我知道，好吧！我听你的。”江南剑客屈服了。

“周兄，你我一剑一刀，在水深火热血流飘杵中闯荡过，像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蚱蜢，飞不了你，蹦不了我。”八方刀也见机表示意向：“你既然认了，我还能逞英雄？就算是多闯一次刀山，将命运付之上苍吧！看来，慑

魂仙姬，主事人非你莫属了。’“当仁不让。” 慑魂仙姬做然地说。

“好，芳驾有何计策？”

“本姑娘可以概略的告诉你们。”

“在下恭聆高见。”

“人马到了这一段行程，先半日将发生些少耽误，必须晚一个半时辰左右，不能及待赶到沁州宿站，约黄昏待光抵达此地附近，也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详细行动计划，日后自知，反正还有半天工夫，正好从长计议。诸位，谕进。”

柴门关上了，飞云老道隐身在屋角的树林警戒。

张家全悄然退走，懒得过问这些人的闲事。

山西全境朱家的龙子龙孙很多，以浑王支系与代王支系为主。

以此地来说，除了潞安王之外，还有沁源王的食邑与襄垣王的食邑。

潞安王失效鏊，已在去年初披解送至太原囚禁。

六合王朱效奎、山阴王朱廷理，也在三月初在蒲州被俘。

这些朱家皇朝的龙子龙孙，自下在太原受到颇为周到的招待，甚至王库的金珠宝物，也一同解送太原归各王掌管。

满人此举在于安抚人心，鼓励大明的官民投降。

山西巡抚申朝纪，就是标准的汉奸。他本人对朱家皇朝的子孙并无好感，但秉承主子的意思，把这些投降或被俘的王亲国戚，招待有如贵宾，也因此而继续把那些逃匿的龙子龙孙引诱出来，一一请到太原享福。

张家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，感到兴趣的是沁州父老的安全。

这些家伙如果在沁州境内劫人劫财，那么，沁州的人（州辖沁源、武乡两县）可就惨了，将会有不少无辜人头落地，至少一年之内不能脱离军管。

他向南退走，一面走一面思索该如何把这些人赶离州境，让他们到潞安以南去行凶。

绕过一处山脚，蓦地，他站住了，手一动，右手多了三文鹰翎箭。

他从箭袋抽箭的手法，速度骇人听，似乎那不是抽动，而是变戏法般变出来的。

他的一双冷电四射的虎目，不转瞬地狠盯着前面廿步外的一丛丈高的擢木。

久久，声息俱无。

他屹立如山，在烈日下丝纹不动。

久久，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。

“这小子够机警、够沉着。” 树丛中有人说话：“年轻人有这种修养，真不简单。安老，该咱们出去了。”

踱出两个灰袍老人，居然剃了头留了猪尾巴，所佩的剑古色斑烂，各背了一只小包裹。

“喂！” 那位山羊胡出现斑白的人，向对面荆棘丛挥手示意：“冯堡主，你们也该现身了吧？”

出来了七个人，五男两女。

为首的中年人虬髯戟立，虎目炯炯有神。

四位长随皆是所谓熊黑之士，一位穿黑劲装美若天仙冷若冰霜的少女，和娇美的十五六岁俏女婢。

七男女清一色佩剑，长随各携有一只包裹。

一主四仆，皆剃了头留了辮，戴了后来被称为瓜皮帽的六合帽。

主人的紫衣长衫，外面加了件正在流行的所谓马褂，其实是原来很少人穿的褚子，型色与皮背心一样，只是不是皮制的。

张家全并不是对外面的情势一无所知。

他在太行山区数百里内狩猎，与那些土匪强盗、逃兵流民，避祸的浪人、寻仇的武林高手，难免有所接触。

返家度年节，也与州城的人和旅客交往，多少也了解一些脉络。

可是，对那些远道的高人，就所知有限了。

不久之前，他曾经听慑魂仙姬谈及五行堡冯家。

那是北面平定州摩天岭的一座堡，万山丛中的一处严禁外人接近的绝地。

堡主指断魂冯威，有名的江湖亦盗亦侠的巨擘，也不是绿林强盗。

总之，什么都不是，威震江湖名号响亮。天下大乱期间，他成了暴发户，五行堡真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。

据江湖传闻，这家伙是替八旗兵带路攻掠山西的汉奸，得了不少好处。

另一个传闻，说他与军机处的飞龙队有密切的往来。

流寇蹂躏天下期间。满人的飞龙队入关秘密活动，就与五行堡的人取得谅解订了密约云云。

飞龙队是对外的称呼，对内称“龙飞”，取龙飞九五的意思；满人在入关之前，便已有龙飞九五的野心了。

张家全曾经到过摩天岭，但不曾见过冯堡主。看了这位冯堡主的像貌，猜想一定是指断魂来了。

“不是咱们要等的人。”冯堡主含笑缓步而来，神情倒还友好：“两位老哥大概早就发现冯某了，现在才打招呼，是不是有欠妥当？”

“呵呵！咱们是瞎子吃汤圆，心里有数。”那位寿眉入鬓的安老怪笑：“老实说，从太原跟来的人，人同此心，见者有分，当仁不让。”

山西的财富，两百多年来，几乎全集中在全境十七王府的库藏内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大搬运，不趁机捞一笔，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笨瓜。”

“所谓捷足先登。”留山羊胡的老人也怪笑：“呵呵！咱们中条二孤老如果向你这位地主攀交情，那还有咱们的分？这小辈虽然不是你我要等的人，但看他的装束……”“是本地的猎户。”冯堡主接口。

“所以，一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。”安老说。

“对，很有用。”冯堡主点头同意。

黑衣女郎冷森森的凤目，有了些柔和的光芒流露，对冷然屹立的张家全，显然甚有好感“人是老朽先看到的。”安老明显地自命是得主。

“真的呀？”冯堡主笑笑：“别忘了，冯某是地主，喧宾夺主，像话吗？”

“五行堡比老朽的中条山孤谷，近不了两百里。”

“够近了，安老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不要哼，安老，你无法证明是你先看到的，这样吧，一同问消息，不伤和气如何？”

中条二孤低声商量片刻，小有争执。

“好吧！樊老哥也同意了。”安老最后说：“为了各方利益，先由老朽问

如何？”

“冯某尊重两位老哥的意见，请吧！”冯堡主大方地同意了。

反正双方都在扬，先问后问都是一样，双方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

中条二老满意地一笑，并肩向廿步外的张家全走去。

张家全仍然屹立如故，韶并未搭上弦，虎目冷然注视两个狞恶奸笑的老人接近。

他不知道中条二孤老是何来路，也不知道中条山有这么一座孤谷。

“好雄壮的小伙子。”安老邪邪地笑：“呵呵！你是本地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他沉静地点头。

“是猎户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贵姓呀？”

“姓张。”

“张，大姓嘛，呵呵！大名是……”“家全，一家安全的意思。”他多说了几句，可能是有感而发：“可是，天灾人祸整整荼毒了二十年，家不但不能全，甚且家亡国破，我的名字实在取得太奢望了，所以遭到鬼忌神妒，哀哉！”

“小朋友，破家的不只你一个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万家哭，但我不怨天尤人。”

“好！有志气，你在这附近猎到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今早才来的，未发现该猎的畜生。”他意有所指，畜生两字说得十分刺耳。

“附近曾经有人走动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错。”他又懒得多说了。

“看到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男有女。”

“在何处？多少人？”

“那边。”他向后一指：“你们自己可以去找。”

“你不必打猎了。”安老掏出一锭碎银：“给你，带我们去找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是花子。”他断然拒绝。

“不要就算，但你一定要带我们去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因为我们要你带。”安老偌大年纪，说话却霸道得很：“先别忙，可以把那些人的长像、人数、或者特征先说来听听。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什么？你拒绝说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好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一定的。”安老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十几年来我活得好好地，一点也没不耐烦。老人家，你不要活得不耐烦，不要惹我，你们走吧！”

“可恶！没有人敢在我绝孤安乾面前，用这种口吻向老夫说话。”安老真冒火了。

“现在你碰上一个了。”

“该死！”

他在山中狩猎，十几年来过的是弱肉强食生活，本身就带有三分兽性，几乎也将对他怀有恶意的人看成猛兽，那种面对威胁就会无情攻击的冲动，随时都可能发作。

安老真不该引发他的兽性，尤其不该伸手扣他的手肘，更不该毫无顾忌地直接徙正面冲上贴身。

一声弦响，他双手齐动，如何将箭搭上弓的？

连旁观的自力超人高手冯堡主也未看清。

“哎……”安老的惊叫随弦声发出，伸出的手掌穿着一支韶，箭贯穿掌心，锋尖距安老肩并不足三寸。

这是说，韶已穿透两尺以上。

近身发韶，势不可能，但事实俱在。

安老急退两步，快速地折断箭捍。

“樊老哥，毙……毙了他……”安老拔韶厉叫：“我……我的右手……”樊老大吃一惊，立即超越上扑。

弓弓拉满，镞尖在阳光下闪闪生光。

“冲上来！”张家全沉声叫。

相距仅五六尺，樊老惊骇地止步。

箭的速度本来就快得自力无法看到，相距似乎伸手可及，矢尖正对着胸口，任何人也无法避开这一箭，怎能冲上来？

冯堡主大感吃惊，七个人身形一闪，便到了三丈外，却不敢再接近抢救，也无法抢救。

“樊老，退！”冯堡主沉着的嗓音传到：“这是三个力的弓，任何高明的气功也抗拒不了近距离的攒射。这位小老弟动了杀机，小心。”

安老握住血淋漓的手，老眼中放射出怨毒无比的光芒。手掌被箭贯穿，这痛楚真可以令人发疯，但老家伙居然忍受得了，连哼都没一声。

樊老脸色铁青，极不情愿地向后退。

“小老弟，出手伤人，你是不是太狠了？”冯堡主背着手，若无其事地走近，说话和颜悦色：“这是不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的指责，是真的吗？”张家全也和颜悦色反问。

“小老弟，你知道我所说不假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，甚至是一个昧着良心说话的人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冯堡主光火了。

“你明明知道那老家伙的手上有鬼，他那一抓存心要抓裂我的肩肘，我射伤他的手，可说是最公平的事了。本来，我有权一箭射死他的。站住！你靠得太近了。”

“你怕我接近？为何？”

“我不信任你。”

冯堡主在丈外止步，仍然背着手，眼中的异光一闪即没，笑容令人心安。

“此时此地，你不信任我是人之常情。”冯堡主一点也不生气：“你以为我是他们一路的？”

“你是吗？”

“你认为如何？”有身分的人，说话一定很技巧，不会直截了当肯定地回答，冯堡主也不例外，因为他是有身分的人。

“不管你是不是他们一路的，最好不要惹我。”

“你很厉害。”

“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，而是你必须权衡值不值得的问题。我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猎户，双肩担一口，死了拉倒。而你呢？算了，到此为止。”

他向后退，拉满的弓开始松弛。

“小老弟且慢……”冯堡主含笑举手相招。

这瞬间，突变已生。

一道肉眼难辨的淡芒，从冯堡主的手中逸出。

黑衣女郎身形急射，好快，但见黑色的淡淡人影迎面射来，廿步空间一闪创至。

谁会料到一个含笑招手的人突出杀着？

张家全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怎知人心险恶？刚发现不对，迎面飞来的淡芒已经及体淡芒体型小，对面看更细小，决不是肉眼所能及待发现的，何况对方在神色上，看不出丝毫敌意，即使事先有所防备，也来不及了。

是细小的针形暗器，奇准地贯入右肩井。

黑衣女郎到了，飞扑而上。

啪一声响，大弓坠地。

一声怒吼，张家全的左手仓猝间吐出一掌。

“啪！”接住了黑衣女郎伸来的右手。

张家全只能用上三成劲，右半身似已废了，力道大打折扣，左手能发三成劲已经不错了闷哼一声，身躯急向后倒，感到整条左臂一阵麻。

奇怪的，令他气血涣散的怪劲，自女郎的手传入他的掌心，触电似的立即传抵身躯，震力也像怒涛般涌到，把他震得向后急倒。

黑衣女郎仅身形一顿，随即飞跃而上，纤手疾伸，要下手擒人。

灰影自草丛中电射而出，不像是人，倒像是鬼魅幻形，一闪即至。

“哎呀……”黑衣女郎惊呼，被一阵神奇的劲道震得向后飞退。

“什么人大朋……”冯堡主怒吼，一跃而上。

灰影抓起了张家全，一闪便远出三四丈外，再一跃便进入密密麻麻的树林，一闪即逝。

冯堡主的轻功十分惊人，但比起灰影来，却又像小巫见大巫，差了一大截。

侍女急掠而至，扶住了摇摇欲倒的黑衣女郎。

“小姐，怎……怎么了……”侍女惊问。

“扶我行功引气。”黑衣女郎脸色泛青：“气机受到震撼，气血不……不顺……”冯堡主悚然止步，不敢追入林中。

樊老随后纵到，也止步不迫。

“冯堡主，是……什么人？”樊老心有余悸：“好快的身法，极像传说中的流光遁影，老朽竟……竟然来不及看清。”

“一个灰衫老人。”冯堡主的自力比樊老锐利得多：“鬼影功，可能是专和江湖朋友捣蛋的鬼谷老人。他应该死在六七年前开封围城战役的，但这人的轻功的确极像他的鬼影功。”

“如果是这老鬼，咱们有麻烦了。”樊老打一冷战：“这老鬼天生的冷血，下手不留情。快看看令媛受伤的情形，或可看出这人的武功路数。”

黑衣女郎，是冯堡主的爱女冯秀秀，在江湖闯荡了四五年，已经年华

双十，依然小姑独处，仍在江湖耀武扬威，绰号叫黑牡丹。

当她穿起高贵的黑缎绣白云纹滚边衣裙待，高贵得像一朵牡丹花，但由于黑白分明，并非吉服，所以也有人戏称之为丧门女霸。

冯秀秀的伤并不重，气血未能归流而已，这是受到强劲力道重击，对方的内功深厚，所造成的最普通震伤，无法看出对方的武功路数，只要定下心神，运气行功引气血归流便可恢复原状。

冯堡主要留下等候爱女行勿，樊老只好急急扶了绝孤安乾，匆匆离开找地方裹伤。

“在四周戒备。”冯堡主向四长随与侍女小春下令：“任何人接近，杀无赦！”

第二章

五天前，太原府城张灯结彩，全城军民喜气洋洋。

巡抚大人申朝纪，率领文武官员，欢送车队出城，场面十分感人。

车队是故明的藩王与及王府的眷口、辎重，其中包括王府的库藏。

山西已结束军管。

山西各地共有十七位藩王，全部集中在太原，受到新朝官吏的优待，聚居在原来的晋王府。

年初接到摄政王的圣旨，着令山西巡抚将故明各藩王护送入京。

因安顿故明朱家子孙的府第皆已先后建妥，各地藩王必须进京就第，由朝廷恩养，该封爵的封爵，该封官的封官，朝廷对故明的子孙是极为宽大的。

改朝换代，满清人比汉人更讲人道，不追究朱家子孙的既往，希望自下在南方负隅顽抗的南明诸王，赶快投降共享富贵。

山西朱家的龙子龙孙甚多，有些已经战死，有些已经潜逃，有些投降，有些披捉，自下仍有十七个王，八名管理。

预定分三批护送入京，这是第一批。

第一批是蒲州以南地区的藩王，其中包括潯王系的潞安王朱效镛、六合王朱效銮、保定王朱效金（双贝首）、沁源王朱效否（金旁）、清源王朱效滔（金旁）、宁宣管理朱霨会（金旁）。

代王系的有山阴王朱廷理、隰州管理朱廷羽（金旁）。

效字辈是潯王系的第八代，廷字辈是代王系的第七代，焘字辈是第八代。

这是说，朱家皇朝在山西的子孙，祖先排辈二十代中，仅传至第七及第八代，就天仓告终，两百余年的江山，拱手让与满清人。

护送至京，该走平定州出真定府。

但南走潞州的理由，是给山西以南的民众看，让这些故藩王经过他们以往的藩地食邑，让百姓们知道大清皇朝对故明的王族是多么的宽大、多么的够仁义，甚至让王族们，带走他们搜括两百多年的金银珍宝库藏。

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宜，让当地的百姓为历史作证。

护送的官兵，由山西镇守使，威武大将军所属的一位满州佐领、一位蒙古佐领、一位汉军骁骑校，率领三百铁骑护送南行。

另有一队所谓游骑兵押队，这些游骑兵衣甲一点也不鲜明，简直就像一队杂牌军，他们毫不起眼，像是打杂的军夫。

仅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游骑兵的底细，当然山西巡抚申朝纪知道，威武大将军西林觉罗鄂尔和达知道。

奇怪的是，民众并没有夹道欢送，表现得出乎意外的冷淡。

反而是满蒙人士，兴高采烈地列队欢呼相送。

大队车马出了城，竟然只有三二十个民众送行，一个个如丧考妣痛哭流涕，表现出心怀故国的赤诚。

车马离开了五里亭，送行的人纷纷返驾。

西林觉罗鄂尔和达大将军的亲信，骁骑校钮钴禄舒林，偕同三名甲士，赶上了车队，找到了游骑兵的领队伊尔根觉罗阿林，递过一只公文袋，相对意会地一笑，策马驰返府城。

伊尔根觉罗·阿林，是一个满脸横肉，高颧骨深目稀胡的壮汉，所佩的雁翎刀相当沉重，内行人听到这古怪的名字，一定心中打鼓。

伊尔根觉罗，是满州天璜八姓之一。

阿林，意思是山。

一个贵族，怎会干上这么一个窝囊的杂牌游骑兵？山，这位仁兄的外表，真像一座又高又坚强的山，山是没有感情的。

足有廿八部双头马车，载了内眷和金银珍宝。

车马次日动身时，前后便陆续出现一些不明身分的旅客。

伊尔根觉罗阿林，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伪装旅客的人。

第五天，预定在沁州投宿。

沁州至潞安府仅有两日旅程，先锋游骑已经提前两天到达，潞州府将出现盛大的欢迎故王返府场面。

张家全瑟缩在草堆中发抖。

天杀的！肩井上那枚扁针，其实是一只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指环，弹力极为强韧，扳直射入人体，虽说长度仅有三寸六，但那突然恢复环形的劲道一收，把肌肉拼命扣拉，真会把人痛昏。

左臂也痛得烦人，似乎黑衣女郎那纤柔可爱的玉手，一定练了些什么可怕的怪功，沾上了就受不了。

整条左臂内肌骨中，似有无数蛇行蚁走，要把肌骨穿洞、分裂……老天爷，这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。

他忍受下来了，刻骨铭心的痛苦击不倒他。

救他的那位灰衣老人，乾瘦得好像饿了廿年的人乾，可能整个天下大乱廿年期间，不曾吃过一顿饱饭。

老人坐在一株大树的横枝上，写意地咬嚼着手中的草梗，居高临下盯着他怪笑。

“小子，我等着你求救，呵呵呵……”老人笑得像刚下蛋得意的老母鸡。

“条件不合，我……我宁可痛……痛死。”他咬牙说：“决……决不向你求……救。”

“老夫等着，呵呵！老夫是很有耐心的，小子，痛的是你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受得了。”

“你会痛死的。”

“不会，你脱掉我的衣服就……就知道了。”

老人颇感兴趣的跳下树，解开他的上衣察看。

“老天爷！”老人摇头：“你浑身都是可怕的伤疤。好小子，你是怎么啦？你怎么还活着？”

“你……你赤手空拳搏……搏斗过七……七头金钱大豹吗？豹是不……不成群的，成……”

“成群一……一定有……有祸事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……你能凭……凭一把刀，一……一举搏……搏杀七……七士茗悍……悍贼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你？”

“不错，那……那时，我……我十三岁。！”“老天爷！”

“我徒不叫……叫天。”

“我服了你。”老人让步了：“这样好了，你负责替我把人背出来，不要你掩护。”

“一句话，必须在潞州以南动手，其他免谈。”他说得坚定有力，咬字不再发抖。说完，又开始抖索了。”

“你小子……”“我是沁州人，我……我有家有……有业，我……”“别说了。”老人烦躁地说：“在潞州以南动手，那一带的人同样会遭殃。”

“我管不了那……那么多，我……我承认我……我自私，我……我不希望再……再次破家，我……我对沁州的父老有……有感情。”

“好吧！依你，弥州以南。”

“依你，潞州以南。”他再次强忍痛苦，吐字稳定：“请……请帮助我。”

老人笑了，一掌把他拍昏，伸手指硬把那枚扁针扳直、拔出，在百宝囊中抓把药散塞住创口。

片刻，他的身躯开始放松，抽紧的肌肉逐渐松弛。

老人把他弄醒，扶他坐好。

“你一定练了内功。”老人说。

“六岁基。”他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玄门？佛门？正宗内功？”

“两仪相成大真力。”

“咦？不骗人？”老人显然吃了一惊。

“小可没有骗老伯的必要。”

“令尊是……”“家父昆山公。”

“四海潜龙？”老人更吃惊了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不知道你爹的绰号？”

“家父从来没说……”他将成长的经过概略地说了。

“难怪，你连一个只能名列武林二流高手的五行堡主也对付不了。”老人恍然：“你从来没和这些无耻阴毒的混蛋打过交道，不知道这些家伙所玩弄的阴谋诡计是如何可怕。”

“含笑举手谋杀，这些天杀的贱种，哼！他咬牙切齿：“一次经验一次乖，

下次，哼“那女的是他的女儿，黑牡丹冯秀秀，似乎心更黑，更会含笑杀人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她用阴煞潜能暗算你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可以驱出阴煞潜能。”

“你能么？”老人一怔：“你的火候……”“我相信我能。”他语气坚定无比。

“好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谢谢，请问老伯贵姓大名。”

“鬼谷老人公冶方。”老人说：“老了，快进棺材了。活着，是很痛苦的事，脑袋后面没留猪尾巴，不知那一天会被人砍掉去领赏？跟我办事，你得留些神，我把流光遁影与缩骨术两门绝学传给你，免得带进坟墓。”

“我的务影换形轻功够用了。”

“还不够，小子。”鬼谷老人正色说：“相辅相成，你一定可以练至飞腾变化境界。

来，我助你行勿。”

扁针所造成的创口不大，而张家全却是一个铁打铜浇的人，加以鬼谷老人的金创药极具神效，暂时把右膀用中吊起，活动待仅感到些少不方便而已。

要在潞州以南动手，必须把准备在此动手的人赶跑才行，时辰不多，一老一小立即展开行动。

张家全将所见过的人，一一向鬼谷老人说出。

“那是山阴王朱廷理的妻妹，叫杨芷姑。”鬼谷老人说：“杨家是蒲州的望族，杨芷姑的姐姐做了王妃，十分风光。

尤其是朱廷理在小时候就改封为长孙，成为代王府的第一继承人，她更是得意。看来，杨芷姑请人来救她姐姐，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她姐姐不会跟她走的。因为京师的东华门外，山阴王恩养的府第已经整理完竣。每一位王爷都曾经派人上京，看过新朝替他们准备的府第，认为日后富贵未可限量，新朝仍可大展鸿图，她怎肯从此随妹妹亡命？”

“老伯，那你要救的人，是否肯随你离开呢？”他忍不住发问。

“会的。”

“老伯能这么肯定？”

“我十分了解这个人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他仍然抱有怀疑态度。

老实说，他对这些颜事敌的朱家皇朝子孙，不仅是厌恶，而且近乎憎恨。

满人南下期间，各地的龙子龙孙们，真正抱着与江山共存亡决心起而奋战的人，真数不出几个，投降的却多。

两人立即准备动身，争取待效。

张家全丢掉箭袋，没有弓要箭何用？

他佩的狭锋猎刀品质不差，背厚沿薄，发出晶亮的光华，可知平时磨得狠勤。靴统内，还暗藏了一把尺二长的匕首。

护腰有飞刀插带，共有十二把使用不太容易的回风柳叶刀，是他用来

射击猛兽双目的利器。

猛兽的皮最有价值，击瞎双目一定可以获得完整的兽皮，非万不得已，他不用刀格斗猛兽，击双目再赤手空拳相搏。从没失手过。

两人向北走，穿林入伏悄然潜行。

“既然戒严了，可知护送人员已经知道有警。”鬼谷老人一面走一面分析：“如果在这一带动手，九死一生。喂，你小子坚持不在这段路上动手是对的。”

“我猜，来这里计划劫夺的人中，一定有官方的奸细混入。”他说+。“所以老伯的意图，千万不要露丝毫口风。”

“对，小子，藉口呢？”

“现成的。”

“怎么现成？”

“冯堡主。”

“报一针一击之仇？呵呵！好小子，真想不到，你还会用心机呢。”

“不用心机，早就死掉啦，老伯。”

“对，生逢乱世，真该用心机。唔！你看，那是谁？”鬼谷老人立即闪在一株大树下。

前面百十步，矮林中有四个青衣人排枝而行。

“我不认识任何人。”他伏在另一株大树下：“连五行堡主也闻名而从未谋面，相见不相识。”

“那是霍山的盗魁四狼，年初披官兵剿没，这四个家伙逃掉了，恶性不改，定然是意图抢劫王库宝藏而来。”鬼谷老人感慨地叹息：“说来惭愧，也是咱们汉人的耻辱。两百多年来，边阙年年有警，与蒙古人在边疆作生死斗，天天鱿鱼蒙人南下牧马。而现在，满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蒙人征服了。

边墙边关已成了废物，今后太原以北可能永远不会有烽烟兵祸了。你说，咱们汉人真的这么差劲无用吗？”

“这不叫差劲无用，叫老大，叫物腐。”他信口说：“然后衍生了自私、贪鄙、懒惰、怯懦，然后……”“不要再然后了。”鬼谷老人苦笑：“猓后是头顶留辫（元人发式），然后是后脑留猪尾巴，然后……就然后个没完没了啦，怎样？”

“怎么怎样？”

“动手驱逐呀！”

“等一等。”他沉着地说。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等那两个人亲身。”他用大姆指向左后方一指。

“那儿有两个人？”鬼谷老人意似不信：“多远？”

“十步以外，廿步以内，两个。”

“真的？你是不是把鬼当成人了？”鬼谷老人用目光向左后方的树林草丛搜索：“我看，鬼都没有半个。”

“公冶老怕，在城市里，你老人家也许是最了不起的人。在郊区山野里，我却是最了不起的。我告诉你，在廿步之内，我可以分辨潜行的兔子是雌是雄。”

“鬼话！”鬼谷老人笑骂……“你真会说笑话。”

“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”他笑笑：“并伏在一起，正在附耳说悄悄话，目标可能是四狼；他们还不曾发现我们，我们最好静观其变。”

“嗨！你好像说得像真的一样呢。”鬼谷老人仍然不相信后面有人潜伏。

“半点不假，敢打赌吗？”

两人也是附耳悄悄说话，语音绝对不可能传出三步外。

所以鬼谷老人认为他说笑话，假使左后方廿步外真有一男一女潜伏的话，也决不可能听到他们耳语。

“也许我真的老了，耳朵不中用了，不和你这种野人赌。”鬼谷老人微笑拒绝：“好家伙，过来了。”

霍山四狼似乎也在步步提防意外，避避闪闪穿越矮林，进入左前方的树丛，不易看清确切的身影了。

四狼身材粗壮，所佩的单刀外形有点像雁翎刀，但刀尖单面开锋，雁翎刀则锋开双面。

老大走在前面，左颊有一条刀疤，极易分辨，深陷的双目真像饿狼的眼睛，绰号就叫饿狼。

入林六七步，这位饿狼咦了一声。

十步外，大树下并肩站着一男一女，身材高挑，育色劲装剑系在背。男的有如玉树临风，女的刚健婀娜，美艳中透露出慑人的英风豪气。

“弟兄们，真碰上人了。”饿狼兴奋地高叫。

青衣美女格格娇笑，笑容美极了。

“哥，这几个浑球以为见了鬼。”女郎向男的说，原来是兄妹俩：“说的也不是人话，难道我们不像人？”

“所以他说碰上人了，并没说错呀！”男的也笑吟吟一国和气：“的确没把我们当成鬼“不要大家在嘴皮子上损人。”饿狼居然没现出狼像，怪和气的：“喂，两位，是那条线上的？”

“要盘道吗？”青衣女郎撇撇嘴：“没有必要，咱们兄妹也不在乎你们的来历。”

“好，你这位姑娘还真有点光棍味。”饿狼的嗓门也流露出豪气和江湖味：“在这一带出现的人，必定与路上的红货有关。”

“车上的？”男的肩手向官道方向一指。

“对，咱们是否有志一同？”

“对，有志一同。”

“那边。”饿狼信手向山那边一指：“有好几拨人，他娘的七弄八搞便凑成联盟，咱们霍山四狼便显得势孤力单了。喂！两位有与趣联手吗？”

“联手？”女的笑笑：“咱们兄妹能分得多少？三分一？二一添作五？”

“见鬼啦？啦啦啦啦……”饿狼狂笑：“小姑娘，看你长得那么标锶，大家风华，怎么说话这么小家子气？”

“我又怎么啦？”青衣女郎不悦地问。

“你说能分得多少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一部大车中，都有四只藏珍箱，随便你拿，能拿多少算多少，没有人分你的。

问题是，你能携带得多少，而又跑得快。跑得快不能靠坐骑，咱们这些人的骑术，决难胜得了满清人，所以必须往丛山峻岭里跑，你能带得了多少？”

“两位，藏珍箱带不动的。”老二恶狼接口：“太大太重，那里面有朱家那些混蛋王爷，两百多年搜刮得来的山西金银财宝，必须打开拣值钱财带走，抓一把足够好好活半辈子。”